

塔里木變歌

東

紅

责任编辑：刘延寿

塔里木恋歌

东 虹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建设路九号)

新疆农五师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6开 4.25 印张 65千字

1989年3月第一版 1989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371-0374-7/I.182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目 录

通向塔里木的道路	(1)
风沙歌	(5)
春天从犁头上开始	(9)
戈壁水利兵	(12)
沙漠造林人	(14)
瀚海拉网小调	(16)
创业屋的窗口	(18)
高山飞瀑	(20)
篝火中的精灵	(22)
冷与热	(24)
水晶城	(26)
我的战友站在风雪路口	(28)
松涛	(30)
馕坑的征程	(32)
测量	(34)
写在草叶上	(35)
铁锤和钢钎	(37)
雪莲花，战友的灵魂	(39)
天山颂	(41)
瀑布的传说	(43)
列车向前	(45)

我被腰斩	(50)
天山的记忆	(51)
温泉	(53)
塔里木河的追求	(55)
塔里木的泥土里所诞生的	(60)
绿洲，敞开一部影册	(64)
春天，苏醒的蜂翅	(66)
新城在废墟旁站起	(68)
闹前访战友	(70)
新年，我和垦区一同起跑	(72)
铧犁啊，开拓者的塑像	(74)
红柳花又开	(76)
拓荒者的爱情	(78)
她从花香里归来	(80)
果园月光曲	(82)
塔里木的秋天镀了金	(84)
墓碑镌刻着他的一生	(86)
镀金的传记	(88)
泥土的活力	(90)
燃烧的歌	(92)
闪亮的银针	(94)
看闹老人的悲欢	(96)
她是他永驻的绿洲	(99)
生活的轮子	(101)
田埂上，我翻开一本书	(103)
历史选择了我们	(106)
绿色的进击	(111)

通向塔里木的道路

千秋万古，
这是飞沙走石的路；

改朝换代，
这是凶禽猛兽的路。

多少英雄豪杰，
谁曾找到这条路？

多少风流人物，
谁敢走上这条路？

这条路的起点啊，
来自很远很远，

——井岗山的茅屋，
南泥湾的菜圃……
为了开辟这条路，
雪山红军用身体铺险途；

西北战场的工兵，
用手臂当桥柱……

拔开沙枣、白茨，
从千顷流沙里开出这条路！

斩光芨芨、蒺藜，
从百里荆棘里踩出这条路！
一餐换一双红柳筷子，
一宿换一架野麻床铺，
一台小灶立一个站口，
一片树皮画一卷宏图。

渴了，吞一口苦水“抗抗旱”，
饿了，嚼一节苇根“尝尝鲜”，
疲倦了，笑谈延安的枣树，
瞌睡了，梦见太行的山路。

瞒过准星的眼睛，
——风沙迷不住！
行军千里的双脚，
——风沙挡不住！

多少空气冻结的子夜，
多少沙石燃烧的正午，
多少血汗浸泡的故事，
多少牙齿咬碎的艰苦。

谁觉道路难走？
谁觉生活苦涩？
帐篷里看见了高楼大厦，
小路上看见了公路铁路。

多少老将在这里团聚，

多少新兵在这里入伍，
不勇敢的在这里变得勇敢，
不坚强的在这里变得坚强。
开拓者的脚下没有退路，
这条路上车辆只有向前的轱辘。
这是一条操兵练将的路，
这是一条伟大人生的路。

一顶帐篷一条路，
一堆篝火一条路，
背一袋水走十里路，
刮一阵风绕百里路，
千条路响象纤绳，
测杆标尺象桅柱，
拉住国营农场的大船，
驶出地平线上的浓雾。

葵花掩映，
高粱遮住。
红花绿柳中半含半露，
麦浪棉海中闪进闪出，
通到水电站、俱乐部，
绕过纺织厂、大水库，
条条路上阳光灿烂、蜂飞蝶舞，
条条路上热闹沸腾、紧张忙碌。

战马嘶嘶仰天啸，
军号哒哒迎风呼，
多少车辆又发动了马达，
多少大军又擂响了战鼓，
红楼绿树象欢送大队，
满天朝霞象大旗飘拂，
机帆船在挥动手帕，
座座工厂拉响汽笛送我上路。

再见了，我的沃土！
再见了，我的新居！
再见了，我共寒共暑的杏树！
再见了！我流血流汗的水渠！
战斗者不能留恋安乐窝啊，
我们还要去耕耘新的荒土！
战斗者不能徘徊玉石桥啊，
我们还要去开拓新的道路。

1963年10月托木尔峰下

风沙歌

狂风舞着千把钉耙，
飞沙龇着万根犬牙，
妄想把苍天一气吹垮，
妄想把大地一口吞下。

胆怯的蜢蚱，
躲进了草茬；
狡猾的蝎子，
钻进了泥沙。

喧赫一时的荒草，
披头散发；
威风一时的乌鸦，
哭爹喊妈。

漫天里，
只见风沙在翻舞袈裟；
漫天里，
只听风沙在大声哈哈——

“哈哈，从今后，

得听我发号施令；
哈哈，从今后，
得看我称王称霸。”

“什么水土改良？
如今我要还给大地一片荒芜！

什么粮棉基地？
如今是我的软沙发！”

这是什么鬼话？

你呀打旱了哈哈！

这是什么时代？

你呀看错了天下！

黑夜——烧毁它！

举起井冈山的火把；

风沙——踏碎它！

驾着太行山的战马。

犁耙啊，

亮开你在延安垦荒的银铧！

汽车啊，

发动你在朝鲜战场的马达！

胡杨拥挤，

欢迎南泥湾来的人马；

野藤攀挂，
莫不是要和我们拉呱？

热气化云彩，
汗水如雨下，
黄沙嚼碎在饭碗里，
吐给荒原遍地红花。

大桥是鞍，
把沙河这群野马驯驾；
水渠是网，
网尽沙丘这伙鱼虾。

大雪逃走了，
丢了一地败鳞残甲；
严寒溜跑了，
留下几枝断枪破叉。

大地啊——你唱吧，
麦浪唱出你的豪情壮志；
大地啊——你笑吧，
高粱是你满脸红霞。

看一看棉海，
瀚海不敢再喧哗；
望一望粮山，

高山也把头低下。

多少美酒般的日子，
又在今日的汗水里酿下；
多少金穗般的理想，
又在纷纷的雪花下发芽。

油灯下，
又有多少发电站放光华；
夯声里，
又有多少农机厂在喧哗。

荒滩正在望风而逃，
沙丘纷纷迎面跪下，
飞沙，你还敢不敢称霸？
狂风，你还打不打哈哈？

谁笑到最后，
谁才是笑开了花，
世界上的一切渣滓，
请看灭亡的风沙！

1963年10月托木尔峰下

春天从犁头上开始

哪里去寻塞外的春天?
它正跋涉在万古荒原，
马蹄声声——春雷阵阵，
铧犁面上——春光闪闪。

不是这浩大的天，
哪里装得下我们的心愿！
不是这辽阔的地，
哪里摆得开我们的犁尖！

沙漠的云没落雨就干了，
我们偏要开出抗旱田；
戈壁的草没有发青就枯了，
我们偏要播种长绒棉。

篝火盼望车灯千百盏，
斧声呼唤粮仓百十间。
请战书贴满帐篷顶，
贴到茫茫的戈壁滩。

没有种子，

饭碗里抠出丰产田；
没有耕牛，
咱们自有铁打的肩。

如果没有抡过铁镐，
岂知戈壁从哪里退缩；
如果没有扶过犁耙，
怎知绿洲从何处发源。

开犁前三夜，
梦中春雨洒荒原：
开犁前一夜，
通宵不睡磨犁尖。

开犁那一天，
军歌唱了百来遍；
开犁那一刻，
红心早把犁头变。

犁啊，沙漠在犁头下翻卷，
荒芜在犁头下消失；
犁啊，绿浪从犁头前掀起，
金秋从犁头前蔓延。

种子长我志气战盐碱，

渠水涌我豪情征旱滩，
桃花吐出我们的笑颜，
棉苗生长我们的信念。

每一片莽原都要犁，
每一寸荒土都要犁，
向前犁呵，犁出百个春天！
向前犁呵，犁出万个丰年！

1964年4月塔里木

戈壁水利兵

好啊，莽莽黄沙！
咱们扛着标杆来啦，
你藏了千年的心里话，
只管往外掏啊，只管往外拿！

苇湖盼知音，盼白了头发，
秋风里满天飞芦花；
森林望亲人，日夜在招手，
风沙中撑着光树叉。

今日亲人来到你面前，
百鸟怎能不叫喳喳？
塔里木河啊，
怎能不滚滚涌泪花？

莫道春风不到塔里木，
莫道年年怨歌无人答，
水利兵是你的知心人啊，
寸寸土地在咱心头挂。

小本里记：